



心香一瓣
◎吴有涛

雨

◎孙忠利

一颗阴郁的心
总是偏向秋天多一些

眼前,一时半会儿
分不出胜负
就用这种很高级的方式
来度过

一个心怀悲悯的人
才会下雨
因为,他悬在一个更空的地方

千万不要将自来水的声音
与它混为一谈

德国小镇的激情之夜

◎胡豆周

十二天的欧洲四国游接近尾声,第二天就要从德国离境。这一路走马观花,大家对欧洲文明印象深刻,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。

最后一晚,我们住在法兰克福小镇凯尔克海姆。到达旅馆已是夜里十点多了。小镇静默在夜色里,不远处的教堂里不时传来阵阵钟声,更显清幽。一路的颠簸,困是有点困了,但又觉得这个时候去床上躺着,有点暴殄天物般的罪过。恰巧旅馆楼下就是一个酒吧,我们十人决定去体验一把异国情调。

酒吧有些老旧,也不高大,厚重的木结构房子、桌椅,在柔和的灯光下颇有关历史感。

店门口的院子里有一桌德国人,大概五六位,喝着啤酒,聊着天。我们也走到院子里,在另一桌坐下,也要了两扎啤酒。德国啤酒泡沫多,麦芽味浓,平时不喝酒的也倒上一点尝尝。我们桌上还有从家里带过去的零食,花生仁、白蒲茶干、坚果之类。中国人喝酒总要弄点下酒菜,老外不需要,闲话过过酒。

过了一会儿,隔壁桌的一位高个老外伸头问我们:music(音乐)? 我们以为让我们点歌,异口同声地no! 老外有点意外,愣在了那里。突然,我们反应过来了,他是想来点背景音乐助助兴,礼节性地跟我们打招呼,我们赶忙回:yes,yes。

店家搬出一只半人高的音箱。

有了音响设备,我们鼓动戎老师上去露一手。戎老师是京剧票友,曾经去北京演出

过。戎老师应允来一段《贵妃醉酒》。

“peking opera(京剧)”,我们急切向德国朋友作介绍,他们频频点头。老金想介绍得更详细点——“这是跟英国艺术家卓别林同时代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代表作”,可大家大眼瞪小眼,只会几个英语单词的人再怎么比画也翻译不出这么“深奥”的话啊!

徐同学从手机里找出《贵妃醉酒》的伴奏,用蓝牙连到了音响上。

前奏一起,空灵、幽远的胡琴声立马就让闹哄哄的现场安静了下来。戎老师大大方方地站到音箱旁边,一腔三折,把深宫中杨贵妃自比嫦娥美与娇的欢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唱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,能拿住人的魂。现场的德国人都被定住了,一对情侣也忘记了kiss,听得出神。

唱段结束了,过了几秒,大家才缓过神来,掌声、叫好声才爆发出来。

一名矮个子德国人拿着一扎啤酒过来,给我们大家添酒,边添边给戎老师竖大拇指。来而不往非礼也,我们徐同学也拿了一扎啤酒,去给德国朋友加酒,气氛顿时融洽而热闹起来。

音乐又回到节奏明快的舞曲。矮个德国人跟一名德国美女的二人舞,欢快而奔放,也赢得大家的掌声。一曲终了,我示意矮个德国朋友可以邀请我们戎老师跳一曲。中外搭档,虽然是初次配合,但也很默契。他们跳了一曲又一曲,我们也站起来,跟着

最温柔的地带必须留给你慢慢占领
我喜欢享受冷暖纠缠失控的美

我想让雨一直下个不停
移情替谁偷尝了一块别恋的乌云

紫琅诗会

走马天下

节奏摆动,给他们伴舞。

又一曲终了,矮个子德国朋友又拎了一瓶酒过来,坐到了我们桌上,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小杯。是烈性酒,导游说,叫金酒。德国朋友跟我们每个人碰杯,满面红光,显得特别兴奋。

我去了一下洗手间,回来一看,被眼前的情形惊到了。两桌人已经融合在了一起,排成了一路纵队,一中一德间隔着,后面的人搭着前面人的肩膀,舞动着在两个桌子间蛇行。这样的场景,在幼儿园里常能见到。

队伍领头的是邦兄。邦兄行伍出生,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条硬汉,刚性的;而此刻,他身段柔和,舞姿有一丝曼妙。所以我坚信,舞蹈跳得好不好,关键在心情,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,咏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

夜已深,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在想,一帮语言不通、文化背景不同的人,怎么会一会儿就玩到了一起,而且玩得那样的嗨,是什么撩拨起了大家的兴奋点? 是身体中哪个开关被打开了呢? 有一点是肯定的,通过这个晚上的短暂接触,这帮德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会变得清晰而真实。

境外游,是去了解他国、他人,其实也是展示自己,传播文化。中国故事靠每个中国人写就,哪怕你就是一名普通游客。

欧洲,我想我还会再来的。但在再来之前,我决定把早已还给老师的英语再捡起来,做“哑巴”多么败兴、多么可惜啊!

黄梅时节家家雨(外六则)

◎杨谔

玉兰一瓣

五月的一个黄昏,我在荷塘边散步,费了好大力才在密密的翠叶间找到一个怯生生的花苞,瘦瘦的荷梗把它顶出水面尺许。两天后再去荷塘,见那个花苞已脸带红晕,胀得鼓鼓的,犹如青春期的少女。一阵风吹过,星星点点的苞儿趁机探出头来,稍远处,有一朵竟已灿烂怒放。年轻的生命绽放得让人如此猝不及防。

六月下旬,南通进入了梅雨季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前两句诗把我带回了过往,后两句则把我推向了将来。心情犹如那挥之不去的潮气,滴滴答答的雨声仿佛是谁在敲着木鱼。

我以

美与丑、善与恶,皆因生命的存在而存在。若无丑恶,便亦无所谓美善。我以平常心对美善,以悲悯心对丑恶。

是他自己

艺术应该直指生命,下笔即见天真;是美迷狂了理性,是道拯救了迷狂;是境界决定技巧,不要奢望以技巧能构筑境界。

不是书如其人、画如其人、文如其人,是作者其人就是书、画、文。有人拥有艺术家的光环,但他分明是个美盲;有人本与艺术无涉,但他的言行偏偏无不切合美的本质。艺术家最好的代表作应是他自己。

来自生活

有作家朋友来聊天,说起有的作家因缺少生活而导致创作陷于平庸。我说:“人只要还活着,就不缺生活。缺的是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与激情。”

王安忆的长篇小说《流水三十章》,从头至尾充满了激情、诗意、哲思与悲悯。她既把自己代入场景,又让自己撤离,得其环中,超以象外。代入是充分的投入,感同身受;撤离是保持距离,不陷于其中,方便作冷静的观察与分析。那部小说的语言似毫不费力、漫不经心,有时甚至似欠推敲,但那是由故事本身的内容与形式决定了的,这才是真正的来自生活。

自励

读有力量的书,做简单的人。

东坡的误会

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有论草书一节,言汉代草圣张芝常言:“匆匆不暇草书。”联系上下文,知此语乃“心急忙慌,写不好草书”的意思。

张芝是一位“下笔必为楷则”的书家,对他作草书时持如此“慎重”的态度,东坡并不认可。东坡认为作书应“无意于佳乃佳”,他说,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也取“有意于学”的态度,是“弊之极”,最后成为一个翰墨功深的“俗书家”,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。东坡在这里所谓的“有意于学”,当是指下笔必守“楷则”且有意求“佳”。

我理解张芝此语其实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:最好能在时间充裕、心态从容的情况下创作草书,心急慌忙间很难写出让自己和他人满意的作品。张芝被后人尊为“草圣”,他虽然说的是草书,其实可以是任何一种书体,他所指的书写,是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“正式”的书写,而不是师友间的通问、便条之类。书家性格不同,作书习惯有别,东坡于此,或小有误会。

三类

历史上的书法大家,若按创作习惯(观念),或可分为三类:一类是下笔必讲楷则,工夫纯一,笔墨精湛,如张芝、王羲之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等。一类是在传统基础上开拓出鲜明的个人风貌,如黄庭坚、赵佶、杨维桢、宋克、张瑞图、八大山人等。一类是无意于佳,不践古入,自写本性,如张旭、苏东坡、徐渭、傅山等。